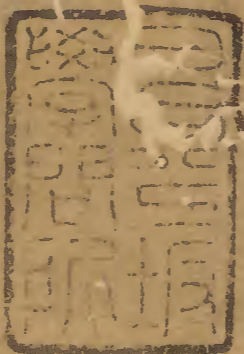


古今攷

五



漢書門			
二	七	七	
三	七		
五			
六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〇		七	
七	一	七	
〇		〇	番
九	冊	〇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70
冊數	16	(5)
函號	307	132





古今攷卷之九

紫陽方 面萬里續

圜宋 圜宋 圜宋 圜宋 圜宋 圜宋 圜宋 圜宋 圜宋 圜宋

四明謝 三賓象 三定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



紀語也項籍傳下文云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

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秦惠王誘楚懷王會武關而

執之秦始皇以剪蒙武虜楚王負芻而滅之諸侯兵

起秦章邯又擊殺項梁春秋復九世之讐項羽以復

淺草文庫



讐為事乎則秦亦滅矣子嬰已降楚矣以子嬰歸之
令楚懷王待其自斃可也殺之亦何益於威武屠咸
陽則秦之百姓何罪焉秦之宮室奢侈已甚存其可
存者而毀其材以賜貧民可也焚之則亦暴殄天物
而已至如收貨寶略婦女而東則無異盜賊之所為
也意者遷沛公於漢中封章邯董翳司馬欣之謀已
定不欲留此以遺他人也殘忍貪婪禍隘繆戾而無
遠圖不待垓下之圍而敗證已見矣孟子所謂誅其
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者固如是乎此項之所

以失而劉之所以得也當此之時而有賢聖之君之
相推一人為天王謂周武王伐紂有天下齊太公望
魯公且召公奭各有大功不過各為列侯今諸已王
者皆損王號為公為侯如周之舊制求二帝三王之
後各封之為公皆無過百里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之制差次大小功臣為之天子之地方千里三公
三孤六卿六鄉六遂比閭族黨雖不能盡如古初亦
稍稍裁制各宜隆殺等級一以周典從事城壁為固
以限四夷溝洫為田以養萬姓庶乎其可也陳涉之

起首先自王非楚之後人心不服燕趙齊繼皆自王
欲復六國之舊謂天下之國必六與七而無天王則
天下之戰無有可已之時矣况今項羽強狠自用如
此欲為西楚霸王以馭十八王而陽尊義帝為弑逆
謀不仁不義一秦一秦生此天下所以卒為漢也
漢亦不思復周之制而因秦之法此善於彼僅足泣
國遺患千五百年吁可嘆哉

懷王曰如約

羽既燒秦宮室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

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
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何以得專主約春正月陽尊
懷王為義帝呂東萊曰義帝初為項梁所立特從民
望耳梁名為臣實則君也章邯既擊殺梁遂以楚為
不足慮雖楚國之眾亦皆惶恐不知死所矣帝乃并
呂臣項羽軍以收主權自盱台進都彭城以張國勢
置宋義諸將之上而不敢不服拒項羽入關之請而
不敢不從至於獨遣沛公仗義而西則所見又有大
者焉可謂天下之英主矣不幸宋義得志而驕為羽

所乘羽既得志存鉅鹿降章邯擁諸侯四十萬之衆
入咸陽威震天下帝塊然寄坐雖庸人亦數日而知
凶矣及羽使人致命使漢獻唐昭處之必低首下心
惟羽是聽帝不憚不屈報之曰如約帝豈不知羽之
不從哉執其義而已矣此真全天下之約者也死生
禍福帝如彼何哉按楚懷王以二世二年六月立九
日項梁死項羽呂臣徙懷王都彭城其在盱台也以
陳嬰為上柱國出於項梁之命其至彭城也并呂臣
項羽軍始出於懷王之獨斷以羽為長安侯以沛公

為碭郡長武安侯以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又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
遣沛公西入關此皆懷王號令也羽殺宋義而後大
權旁落因立羽為上將軍此一着亦如漢王因立韓
信為齊王中心實亦不平至羽破降章邯入關至戲
則不可復制矣沛公入關在漢元年十月懷王當於
此時遣人立沛公為秦王王關中召還項羽論救趙
破秦功亦有以封之可也然羽擅已封章邯為雍王
不稟君命則無忌憚甚矣懷王於是受制強臣徙國

二年正月遇弒為王一年半為帝一年無後其人品
才地恐亦不為十分英邁如秦王子嬰豈不能誅趙
高亦非大段不才天之廢秦廢楚久矣雖有高才亦
不足以勝惡運也

項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漢書高紀項羽傳不
書韓王成別見下文

故但見十八王月表又不書義帝
而尊高祖故混韓王成為十八王
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長沙今潭州郴州
今郴州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
城彭城今徐州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

彭城為西楚按秦三十六郡羽擅有四分之一泗水

郡碭郡漢梁國薛郡漢魯郡東郡故衛地琅琊郡故齊地恐

會稽郡郡治吳後漢始分為鄣郡漢改為丹陽郡此七郡曉

然為羽地矣未知他二郡謂何出處不一別有東陽

郡剡縣今淮南西路地屬九江王淮南東路地當屬

泗水郡越之後亦共滅秦羽不封之則恐奄有閩中

郡稍稍犬牙南陽縣今鄧州秦州唐州是為九也始

越滅吳而楚滅越故呼吳地為東楚又滅泗上諸侯

而滅魯故稱彭城為西楚以大江分言東西對也楚

之鄆郢為秦所侵故以今江陵為南楚羽暫借長沙
及郴與義帝而又弑之則今之荆湖南北路亦皆為
羽所有吳芮號為番君不令就國於衡山則今之淮
南自六安以南江西江東羽又兼有之也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今興元
府秦置漢中郡治南鄭後為梁州唐德宗奉天之難
自駱谷南入梁州改為興元府以至於今秦有巴郡
蜀郡如益州犍為牂牁沈黎等郡漢武帝通西南夷
始有之則沛公所封漢中巴蜀僅四十一縣亦甚狹

矣而遂有天下然則地大其可恃乎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取雍州之名以號其國都
廢丘周懿王所都之大丘也秦欲廢之更名廢丘漢
之槐里縣漢元年八月漢王從故道襲雍大破章邯
於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邯走守廢丘不下圍之二
年及十一月漢拔雍隴西六月引水灌廢丘邯自殺
置中地北地隴西郡王一年半
章邯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為塞王王咸陽以東
至河塞為國號者取河華阮塞之義都櫟陽

櫟音秦

獻公所都後孝公徙都咸陽漢左馮翊櫟陽郡高祖
初嘗都之漢元年秋八月欣降漢二年四月從漢王
入彭城漢王敗欣降楚四年冬十月漢王破楚成皇
欣自頸十一月梟其頭於櫟陽市王僅五月地為河
上渭南郡

秦都尉董翳勸章邯降項羽為翟王翟本秦上郡都
高奴在今之鄜州界漢元年八月翳降漢二年四月
同司馬欣降楚王僅五月地為上郡司馬遷月表漢
表並不書其後所以死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

洛陽漢二年冬十月降漢地為河南郡王僅七月史
不書所終

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
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卽比干塚殷墟南去朝歌
北三十六里羽號卬為殷王而都朝歌漢河內郡今
河陽懷州相州之地漢二年三月漢紀書虜殷王卬
置河內郡史記月表書降漢司馬遷敘傳卬其族人
也趙刺客司馬蒯聩之玄孫為武信君將拔朝歌諸
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地為河內郡

漢紀睢水之敗塞王欣翟王賢降楚殷王卬死為王
一年

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今之江州誤稱九江誤
稱尋陽誤作虎渡亭於江濱皆非也漢九江郡在今
淮西蘄州之北治尋陽故晉宋以後江州刺史所統
有尋陽郡嘗移治尋陽皆在江北又其後遷刺史治
於今之湓城而九江尋陽皆因誤呼蓋英布所王之
九江在江北淮西所都之六在今安豐軍南所謂六
安軍是也六安國名偃姓臯陶之後而英布亦臯陶

之後而家於六故項羽封之於其家也其起滅有本
傳

懷王在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柱國楚上卿名相
國本秦南郡項羽改為臨江國江陵今荆湖北路江
陵府其地去江十餘里有沙市迫江漢三年秋十月
敖卒子尉嗣五年十二月誅項羽羽所立臨江王共
敖子尉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地為南郡十九王
除漢高外惟吳芮張耳共敖三人善終芮稱忠於漢
者耳之子為漢壻而敖之子亦為虜也餘皆敗亾不

善終

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項羽分楚為四史記曰表所書也西楚衡山臨江九江是也然當書曰分楚為五蓋義帝之長沙郴亦楚地也漢書月表削義帝不書則亦不書分楚為四以漢書五年二月改封長沙治攷之則知吳芮為項羽奪其地不得就國故諸侯尊漢王為皇帝上疏芮但稱故衡山王想芮數年嘗以兵佐漢王者故與以長沙之封也括地志稱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春秋時邾國所謂衡山者非今

之衡州之衡山也漢以今舒州之灤山為南嶽故以今舒蘄黃為衡山國而今之廬州壽州安豐軍光州濠州六安軍鎮巢軍等處皆九江國也後九江又改曰淮南又改曰廬江王也芮為黥布婦翁有本傳改封長沙都臨湘今之臨湘縣傳國為異姓王者五世最綿遠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田榮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市亡之國榮追殺之漢元年六月也通王二年膠東今萊州東萊郡即墨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

里有膠水縣
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田榮追擊都都走降楚不
克就國臨菑今青州臨菑縣州西北四十里青州金
人改為益都府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令彭趙擊
殺安遂有三齊之地先儒或未審濟北所在濟水舊
自河北跨河而南入于鉅野由鄆之東阿城下入棗
州濱州滄州入海所謂齊州改為濟南府則濟北皆
當在濟南之北濟南府西至今博州二百四十里則

博陽其或不出乎此漢濟北王兩反兩誅當別攷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項羽欲有梁地故徙豹
河東太原府路有晉州曰平陽郡在路濕汾絳州之
中堯所都平水之陽也古太原城曰晉陽漢二年三
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豹降漢將兵從下河內伐楚入
彭城漢王敗五月豹謁歸視親疾畔漢為楚九月韓
信虜豹詣滎陽三年五月周苛殺之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廣不肯徙國漢元年
八月臧荼殺廣併其地漢北平郡有無終縣故無終

子國上谷漁陽北平遼西遼東郡皆秦滅燕所置今
分為二而王韓廣於遼東僻遠之地宜其不服也豈
止田榮陳餘獨不平哉

燕將臧荼王燕都薊今燕京大興府東北有薊縣即
漁陽郡也陶淵明詠荊軻曰提劍出燕京即燕之名
京久矣漢五年七月荼反九月虜荼漢書紀同史記
月表而班之月表悞書為四年九月司馬遷表書冬
十月為歲首春正月或書端月或書正月或書一月
又間書冬十月為一月九月為十二月又有通書其

為王之月如田市云二十四月者如此則秦漢曆並
用又隨事無定法也

徙趙王歇為代王都代秦所置代郡也

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項羽更名趙為常山不
使都邯鄲鉅鹿使都襄國今河北邢州城是也漢二
年十月陳餘籍田榮兵擊耳常山耳敗降漢復迎代
王歇為趙王而歇立餘為代王號成安君三年冬十
月韓信張耳下井陘擊殺趙王歇襄國斬陳餘地為
常山郡代郡四年夏立耳為趙王

史記表書在

漢書

表亦是四年十二月而耳傳不同漢表書五年十月
月乙丑耳薨而傳書五年秋耳薨漢書往往齟齬如
此
韓王成不從封都陽翟按張良傳項梁既立成為韓
王良為韓司徒按韓王信傳項梁死定陶成奔懷年
又按張良傳漢王之出轅轅令成留守陽翟又按韓
王信傳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
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後又殺之漢書月表書漢元
年六月項籍誅成史記表書在七月以此攷之韓王

成不從項羽入關而為沛公守陽翟漢王四月就國
漢中五月即從故道出襲三秦先是項羽嘗令成隨
至彭城已有廢成之意及聞漢王東伐故殺成而立
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也呂東萊曰項羽自逐其君而
據其地亦令諸侯之臣逐其君而據其地主約如此
雖微田榮陳餘亦豈得奠居乎彼章邯司馬欣董翳
賣秦子孫三十萬以求利父老方欲傳側吏切刃其
腹羽乃使之王閔中以距塞得人心之漢王何其愚
哉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附攷冬夏春秋月

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十一月約法三章十二月會項羽鴻門春正月項羽陽尊義帝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夏四月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以戲下為指揮之麾漢字戲麾通用呂東萊以為戲水之下恐師古之說為長如韓信傳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至戲下是也戲詩空反漢王在霸上半年于茲矣凡冬十月春正月秋七月夏四月師古謂皆大初正曆之後記事

者追改之以十月為歲首即謂之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然予以司馬遷史記月攷之恐亦不然其書正月為端月乃是依秦人避諱之舊漢紀書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蕪豈應班固以漢曆改秦曆乎秦二年三年十月皆不書冬字此為異耳漢王從杜南入饒中音李奇曰饒音在杜南如淳曰饒入漢中道川谷名程秦之雍錄謂饒中之名地書皆不載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

惟子午閔子午閔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有駱谷
閔關之又西則褒斜也此之餽中若非駱谷卽是子
午○同謂漢紀下文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張
良傳初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漢王送良良送漢王
兩說不同然必是斜谷度終南入褒谷以至漢中無
疑也斜水出武功縣衙嶺山北至涓入渭褒水亦出
衙嶺至南鄭入沔自有沔水入于江而後世總稱漢沔一也終南山橫亘
長安南鄭之間而東西數千里亦曰太白山亦曰惇
物若衙嶺者又褒谷斜谷南北分水之嶺也漢王之

往復必由此矣其曰杜南者周之岐山在今之鳳翔
府亦曰周原亦曰杜陽山在岐山之陽九域志謂地
屬杜陽地形險阻原田肥美有杜水南入渭大雅綿
詩自土漆沮土杜作杜自漢右扶風有杜陽縣秦內史地
今鳳翔府東至京兆府二百八十三里餽中之名雖
不可攷漢王往復必由駱谷子午可攷也子午道王
莽傳可攷褒斜漕東南粟帛張湯主議河渠溝洫志
可詳攷今偶讀興元志褒谷在褒城縣北北口曰斜
南口曰褒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州一百三十里始

通斜谷兩山高峻中間谷道穴山架木以行張良送
高祖至褒中曹操出斜谷軍遮要諸葛亮由斜谷取
郿皆此道入谷五里許阻山鑿之六丈路乃通號石
門又云興元為巴蜀衿喉今之金州洋州均州房州
皆漢中地文州鳳州又其藩籬曹操爭南郡諸葛亮
侵魏鍾會伐蜀爾欽破魏師元英攻蕭懿渾瑊討朱
泚高崇文征劉闢王建伐岐孟昶寇周女直道歸陝
服楊政出師武林皆于褒斜紹興以來自褒口而北
設武休關東棹子關西石頂嶺關而褒口有四路一

由太白峽出谷口路差狹而頗平一過隔芽合水潭
出斜谷路北太白峽稍潤一自長柳徑白雲松嶺出
谷口唐孫樵所記新開文川古道悉以榛蕪一出鳳
州超散關師行多出于此取武休關隸褒城縣去府
一百三十五里關外為鳳州自鳳翔府由大散關或
隔芽關或大白峽皆可至縣故立武休關以為險阻
若大散關者在鳳州至府二百四十里即漢王及韓
信出兵襲雍之地曹操擊張魯出此諸葛亮圍陳倉
出此宇文泰伐梁武陵王紀出此唐明皇避祿山虜

此郭崇韜王全斌出此又有陰平橋頭屬今文州鄧
艾自此鑿山通道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超涪出劍
閣西百里遂至綿竹此路今屬西番化外若子午谷
者在長安鄠縣由洋州至興化七百六十里蜀魏延
請于諸葛亮嘗欲假精兵五千從褒中循秦嶺而東
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而公從斜谷來一
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亮以為此計危不如安從坦道
平取隴右後乃有祁山箕谷之敗唐明皇驛致生荔
枝自涪陵入達州由子午谷凡三百里紹興以來南

北兵出入竝不由此路若駱谷者在長安盩厔縣由
洋州至興元五百二十里鍾會伐蜀分兵出斜谷亦
出駱谷高崇文伐蜀出斜谷以李元奕出駱谷唐德
宗自盩厔入駱谷僖宗避寇出鳳翔趨駱谷又有漢
中之西城縣為今金州魏晉間之魏興郡至興元府
五百里蕭何為漢漕蜀漢粟下漢水自今之金州至
襄陽紹興初女真自商州入金州犯興元吳玠守饒
風關力戰失利劉子羽棄漢中玠由興州河池繞出
虜後清漢中之野虜遂由斜谷以遁又米倉山在商

鄭縣南一百九里南連大巴山有路通蜀或云蕭何
追韓信于此亦未可曉秦之都曰咸陽漢唐之都曰
長安皆南向終南山其至漢中也有路不一具書于
此以見漢王出入乃褒谷斜谷今鳳州鳳翔府陳倉
路也

棧道

師古曰棧卽閣也今謂之閣道劉禹錫有山南西道
新修驛路記有云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劔閣千一
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自褒而南踰利州

至于劔閣十有七道奎次舍可見于此又云棧閣臨
虛下臨岷呀層崖峭絕柵木且鉄因而廣之限以鈎
欄狹徑深陁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棧閣之
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有云秦之坤蜀之艮連
高夾深九州之險也則蜀在秦之西南秦在蜀之東
北尤更曉然孫樵新路記自扶風東臯門十步折而
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
十里至郿自此閣路不一上下嶺閣中有臨洮關南
為河地汾陽王私田百畝餘里以息馬至萬蹄所謂

文川古道晉武平吳時所開出長柳店至褒城縣與
斜谷舊路合大抵漢中雖是平川東北入長安西南
出劔門皆有棧閣之險惟今洋州子午谷南而北正
對長安王莽所開唐明王荔枝路老杜云百馬死山
谷至今耆舊悲信為險絕雖金人紹興後窺蜀亦不
出乎子午谷也

漢王欲攻羽丞相蕭何諫乃止

漢王怨羽昔約欲謀攻羽周勃絳灌樊噲皆勸之惟
蕭何諫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高紀書丞
相蕭何諫是時漢王未就國在霸上蕭何未為丞相
益史追書也或問戲西鴻門范增勸項羽擊殺沛公
項伯止之當是時沛公可殺乎曰不可也沛公入關
有大功府庫珍寶婦女牛酒一無所取無罪有大功
無罪而又有功當王關中之約羽于此時殺之天下
諸侯亦得而屠羽之族矣范增之計未為得項伯之
見未為失也或又問項羽背約絳灌樊噲勸漢王攻
之蕭何止之當是時項王可攻乎曰未可也羽陽尊

義帝未有弑逆之罪封九江王英布未有隙封衡山
王吳芮未奪其地未有怨田榮陳餘雖大怨羽遠在
齊趙羽之罪在于殺宋義然義亦驕矜送子相齊置
酒高會秦而勝趙何敝之承義固有以取羽之侮羽
之罪又在干坑秦卒二十餘萬然當時聞見習以為
常羽未出關東歸三秦及羽之黨合從以距漢則以
新造未就緒之漢攻罪名未著黨羽未離之強楚其
不勝必矣絳灌樊噲或未之思而蕭何之所籌為得
策也漢之入關張良謀居多然頗以詎蕭何先收圖

籍勸且就國此二事皆非餘人所及養其民以致賢
人天下事孰有先于此二者乎此一語又興漢之根
本也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

項羽此策恐漢王不就國或有他謀以此防之也必
有某將以統此衆而受之策然天下成敗之勢方如
反掌將吏士大夫之心視其主之可否而為去就也
此暴彼寬則羽之兵實所以為漢王之資耳甚哉項
羽之愚而無識也燒秦宮室掠秦府庫擄秦婦女殺

秦降王子嬰懷衣錦故鄉之陋見行譏以沐猴之溢
誅謂徙義帝於上游遷漢王于巴蜀四分天下以取
其一餘十七王可以力控田榮與已有隙而不與之
釋憾陳餘與張耳有隙而亦不與之解讐彭越故劇
盜在梁而無以處其衆渙其群方且欲弑所尊之帝
而奪所封諸侯之地如是而欲久長未之有也且羽
既封諸侯之地罷戲下各就國不聞有一訓誥誓命
之言周之建封皆有策書齊桓公葵丘之會盟以五
禁而不歃血而羽咸無之謂宜建壞刑牲盟所封諸

侯王為要約以楚實首事滅秦報天下讐尊楚懷王
為帝天下諸侯戮力一心共獎王室平心和氣以沛
公王關西而以已王關東地亦不必大廣當是時沛
公魯公功最大為天下二伯以征伐諸侯之不臣服
者亦不必自為西楚霸王古所無有名不雅馴諸四
方魁勇暴悍崛起乘時之徒處置彌縫亦宜鎮密以
仁恩宥之以威武恐之以義理督教之則焉有不服
者范增為羽腹心之臣豈全不致思入慮而以一切
苟且行之尊一帝封諸侯以三萬人護漢王就國謂

姑如此而可以無後患嗚呼亦愚而已矣

楚子諸侯人之募從者數萬人

廣德軍史記板楚與諸侯之募

從數萬人常德府漢書亦作募從予有古建本漢書作募字

古兵出于農士出于鄉舉里選治天下不易之道也
戰國諸侯破壞井田絕滅學校強暴之民武斷鄉閭
游蕩之士叢漫天下然猶以民為兵秦至於無復可
調興師至二三百萬而起閭左之戍國遂以亾沛公
初起沛子弟三千人從之為兵豪吏豪民有才能戰
者從之為將非復井田學校所養所教之舊矣轉戰

入閭民之從為兵士之從為王侯君公及有官爵職
守者舉天下皆可以招致然未有募從之說也文穎
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言諸侯國人也漢王
本楚人今將入漢中下募從之令不拘楚人如諸侯
他國之人願從入巴蜀漢中者聽則漢王之志大矣
下而士卒上而官吏皆許應募以從行也然則後世
募兵之制始此而秀民異才擇主而從之不復修鄉
里之行以俟上之選舉則自戰國始矣募兵而養弱
不可用老不可貸坐屯百餘萬以喪國者有之誦詩

讀書無復常產僥倖於一筭而得入仕否則老死窮
閭而其故辟邪恥疏為游士與夫流為釋老伎藝等
術占相之等者上之人一切不問其所從來遠矣

張良辭歸韓

張良有滅秦之心博浪沙之鎗擊是也有興韓之心
請項梁立韓王成是也而未嘗有仕漢之心度非沛
公不足以滅秦而非盡用已之謀亦未足以必滅秦
故屈已而從沛公其所謂太公兵法者疑不過老子
之書之學入閔之策皆出于詐惟勸沛公還霸上為

得計然亦理之當然者也因項伯解鴻門之急為有
恩于沛公然亦事之偶然者也沛公既王漢中送至
褒谷辭歸相韓勸王燒絕棧道示項羽無東意當是
時亦未嘗勸漢王以取天下俾之匿形藏影為還定
三秦之計則有之矣逮夫項羽殺韓王成良既已無
可事之主然後間行歸漢求所以帝劉滅項者終始
為韓報讐而假手于漢耳於聲利之間泊若無情而
共思慮之所發從容定計亦倏忽變化而不可測以
至柔伏至剛以至不忍伏大忍在秦漢之間過諸人

遠甚律以顏曾思孟未也至近世乃有學顏曾思孟
之學幾及之者而不用於世豈後人才果不及于古
哉
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
作史分紀傳自司馬遷始班固因之故一事而既書
於紀又書於傳又書於某人別傳下如春秋為綱左
傳為目之可觀也故司馬溫公用荀悅袁宏漢紀列
為通鑑而未文公又為通鑑綱目近世有謂溫公不
當刪舊史文而文公又多有增損為非是曾不思史

漢之體太涉重複鴻門事漢紀書之史記項籍紀書
之面張良傳又書之樊噲傳又書之蓋不得已也如
蕭何追韓信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史記
高紀不書齋戒設壇場五字淮陰傳書之漢紀書此
五字矣韓信傳又書之則為贅也予謂古之遣將也
舜咨禹征苗文王為西伯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采薇
以遣成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勞歸士儀禮軍禮士未
知設壇場拜大將始于何時師古注築土而高曰壇
除地曰場當是升韓信于壇拜以受大將軍之命史

記止書曰拜將無軍字既拜命然後受將士部曲之
賀禮於壇下除地為壇所以容衆也其書曰已拜上
坐者謂以拜命而謝漢王漢王賜之坐也信謂項王
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固有以識其人品之不高王諸
侯不平逐義帝江南所過無不殘滅詐坑秦降卒三
十餘萬強以威王邯欣翳秦父兄怨三人入骨髓又
有以知項羽罪狀之無道東嚮爭權天下大高祖之
心三秦可傳檄定壯高祖之氣然其斷項羽成敗未
敢謂其必凶惟曰其強易弱此信之所以為人傑也

歟

古今攷卷之十
留丞相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初漢王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獨蕭何
諫有曰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此數語包括宇宙豈勃噲等所能到哉漢王
就國以何為丞相何引韓信為大將軍漢王將相得

人如此天下定矣今攷丞相大將軍及秦漢九卿以下官制于此
附商周相三公六卿攷
商高宗夢得傳說曰爰立作相孔傳於是立以為相未以為官名也惟說命總百官孔謂在冢宰之任此乃官名即成周六卿之長冢宰天官曰天官則地官春夏秋冬皆總之其名曰大宰則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皆總之其上有三孤三公周制三公無人則缺之名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右周公為公即太師以太師行冢宰之事台公為保即太保以太保行大司徒之事無疑也左右非官名也成王顧命名公以太保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為司空所謂畢公毛公必三公之師傅也周以冢宰為相首六卿三公三孤公侯伯兼五卿六卿出則為將其制如此此商周制也秦漢制取史記漢書東萊大事記後漢百官志通典列于後

附秦漢丞相太尉大將軍御史大夫攷

變古自秦始皇相國之貴莫重焉自秦始皇不常制如穰
侯呂不韋為之其權固非他相比至於昌國君昌平
君亦稱相君則獨重其名耳○左右丞相金印紫綬
始於甘茂樗里疾終於馮去疾李斯秦大率常命兩
相秦武王二年初置也左疾右茂而先書左至二世
時先書右丞相去疾次書左丞相斯則尚右漢表書
秦有左右而不分其班書高帝置一丞相卽何也十
一年更名相國亦秦制也亦蕭何為之孝惠高后置
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更名大司徒

王莽之謬也彭城之敗以韓信為左丞相信班何下
知古尚右後曹參亦拜假左丞相於軍與信俱不柄
國參惠帝時入為丞相表書相國傳亦稱為相國有
兩長史秩二千石武帝初置司直○侍中者本丞相
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更相奏事故謂之侍中其後
為加官則其職浸重○太尉秦官金章紫綬掌武事
月令命太尉贊傑俊呂不韋時秦已有此官高帝時
盧縮周勃為之後省武帝置大司馬大將軍有車騎
大將軍驃騎大將軍而其先竇嬰常為大將軍後霍

光亦為之○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金印青綬御史
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傳命令者耳至於
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夫御史澠池
之會谷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
在後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
操制臣下侍御僕從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
相分權矣掌副丞相則是為丞相之貳以分其權矣
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
內領侍御史十五人負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

更名大司空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
故哀帝復為御史大夫又復為大司空更御史中丞
為御史長史此漢之三公官也東漢歸臺閣大事司
徒等三公官無權而廢大司馬御史大夫之名唐御
史臺有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監察御史或員為之
或帶銜非三公矣乃一風憲之司也宋御史臺不除
御史大夫中丞不常除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僅除
一員監察御史僅除二員掌彈劾百僚位卑而責重
蘇軾謂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宰相待罪而

秦檜韓侂胄史彌遠鄭清之丁大全賈似道柄國陰
奉風肯糾治所惡而國亾焉丁大全之先有田嗣榮
王與芮宦臣董宋臣保用者○高后初置太傅者再
後省平帝初置太師太傅太保位三公上與古官名
同非古意也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
卿金印紫綬戰國所謂大將軍上將軍本此武帝所
謂大將軍大司馬與丞相班又多置驃騎車騎樓船
戈船下瀨伏波因扞貳師游擊橫浮游沮等號以寵
征伐之將不與焉

右秦三公官漢損益之侍中本丞相之屬將軍本
太尉之屬班史百官公表無侍中一列以列將軍
為一列下則九卿與內史為一列今書九卿于後
附秦漢九卿攷

九卿並二千石一曰奉常掌宗廟有丞景帝更名太
常王莽更名秩宗太常掌王者旌旗王者建以行禮
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
六令丞均官都水兩長丞五時各一尉博士及諸陵
縣皆屬焉博士秦官秦時多至七十人武帝初置五

經博士宣帝增至十二人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七篇高帝七年叔孫通初為之○二曰郎中令秦官
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掌郎中諸官故曰郎中令括
蒼鮑氏曰郎與廊同按戰國策梧下先生見魏王趨
出至郎中而反所謂郎門即郎之門也又按戰國策
段產謂秦新城君曰今臣處郎中無能議君於王而
不能使人無議臣於君然則秦昭王之時已有郎中
之名其職已親近矣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
論有大中大夫中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初

置諫大夫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郎掌守門戶出
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後
漢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
惟議郎不在直中按戰國策荆軻逐秦王秦法諸郎
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又按滑稽傳優旃呼
陞楯郎然執戟宿衛皆秦制也韓信傳亦云事項王
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蓋光祿大夫郎大中秩比
二千石中大夫秩比千石諫大夫秩比八百石議郎
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執戟位卑祿

微韓信所以耻之也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曹丕為
五官中郎將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三將秩皆二千
石所謂三署五官署左右署也所謂三郎中郎侍郎
郎中也索隱有中郎外郎散郎之分蘇林謂中郎省
中郎也外郎散郎也近世官制戾古損益不明大中
大夫光祿大夫以為宰執階官侍郎至微而中書侍
郎門下侍郎六部侍郎用此名為執政官侍從官六
部二十四司初除皆曰某部郎官誥詞下始分郎中
員外郎之異以資深淺又分權行試守朝請朝散朝

奉三大夫乃元豐之前行郎中朝請郎朝散郎朝奉
郎乃元豐官制之後行郎中未作郎人惟許除已丞
少監之類權某部郎官已作除郎為真而蔭子則朝
奉大夫以上許蔭一子將仕郎員外郎死然後得蔭
又有所謂左右司郎中員外郎為宰士在二十四司
之上左司二員右司一員世之晚進小生自入仕廸
功郎以至朝郎初未知今之郎乃古之郎也又有小
吏而妄呼為外郎者南渡前開封富人皆稱員外古
之員外直猶近人之漆差其稱謂之紊久矣謁者掌

賓讀受事員七十人有僕射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
初置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平帝更名虎賁郎置虎
賁中郎將羽林掌送從武帝初置次期門又曰建章
營騎後更名羽林騎養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五兵曰
羽林孤兒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之皆屬
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光祿勳是年更名中大
夫為光祿大夫以貳之云○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
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督課之軍屯吏騶
宰丞巷官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此乃班固書僕射

之官不止郎中令之屬有之○三曰衛尉秦官掌宮
門衛屯兵有丞景帝更名中大夫令後復為衛尉屬
官有公車司衛士旅賁三令丞長樂建章甘泉衛尉
不常置○四曰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
廐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幹騎馬駮馬四
令丞趙高為中車府令是其屬也宦者為之加中字
趙高初為中車府令二世立為郎中令殺二相一御
史大夫代為丞相三除甚美三族二人亦不貸也宦
者凶人之國先凶其族莫此為甚太僕屬官他不書

○五日廷尉秦官掌刑辟九卿之班其列在五而李斯為此官專議帝號乃斯為首何也東萊謂秦以獄為重李斯又方任事所以九卿為議者之首也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封尉為廷尉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哀帝復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書伯禹作司空臯陶作士契作司徒王莽乃以作士名理官其蠢如此○六曰典客秦官掌詣侯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有丞有行人譯宰別火三令丞如淳註別火治改火之事武帝初置別火又史

大行令王莽改曰典樂○七日宗正秦官掌親屬東萊大事記高帝七年書置宗正官以序九族高帝表無其人帝紀七年二月書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表高后二年始見除劉郢客為之當是史央初姓名○八曰治粟內史秦官治穀帛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有兩丞有大倉平準均輸都內籍田五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如淳註幹所謂幹鹽鐵而榷酒酤也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武帝嘗置搜粟都尉韓信以治粟都

尉以表無此官後又見柔弘羊為治粟都尉王莽改
為羲和又納言○九曰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
其養東萊為治粟內史所掌穀貨供軍國之用少府
名曰禁錢以給天子私自別為藏少者小也屬官最
多有六丞當皆稱少府丞而尚書侍郎以下十二官
令丞屬焉而尚書之名後世以為王之三省六部從
官之長東萊又為少府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
尚書其後遂以為官置今丞屬焉然漢之尚書令尚
書丞微官耳少府之屬吏也後世尚書令尚書左右

丞六部尚書乃宰相侍從也又胞人三長丞又上林
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鈎盾而下內省官者七
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而中書令中書
丞亦少府之微官而後世中書令為一品之極郭子
儀書二十四考至有奪我鳳凰池之恨前代小官後
世用以為大官世故之變豈有極哉表書小官吏因
革不一不足書王莽改曰共工

附少府禁錢及近世鑄錢說

少府禁錢者舉天下山澤之利以為人主私藏而私

用之也前朝置內藏庫始於神廟欲積以為取燕之用遂有北狩南渡之禍旣都亦制內藏庫他且勿論以楮幣與銅錢並行自孝廟某年始朝野雜記可攷饒州置江淮都大杭冶司鑄錢歲額十五萬貫每一錢以年號鑄四字舊制也乾道錢淳熙錢行用民間有之寧廟卽位在宥三十年理廟四十一年度廟十年德佑一年勿問總計八十一年新銅錢並入內藏庫未嘗行用慶元至咸淳幾易年號民間無此新銅錢一文盡在內帑計銅錢一千二百萬貫並納入內藏庫不

用而造會子一貫為七百七十是有楮無銅錢則銅貴而楮賤且不備其本但貴有司稱提會價會價愈落錢價愈昂每一損會以一新楮易兩舊楮後以十八界新楮一貫易七十界五貫前後配責鞭笞不知幾矣而會價終不可登無銅錢也賈似道創行關子以一准十八界之三廢七十界一旦國亡一千二百萬貫有奇銅錢及祖宗之藏與夫建康行官之藏何啻千萬並為棄物此皆前當國者之不明造楮幣者無窮內藏銅錢則不出而責民間以所無之物豈惟

民之不幸乃國脉之不幸也今日盡廢銅錢單行楮幣誰實為之作俑歟

漢王還定三秦圍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漢元年夏四月就國五月引兵從故道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丘敗還走戰好時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雍王降而遣諸將畧地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章邯善用兵然不能當漢王與項羽始則為沛公項羽大破於東阿一敗也次則秦三年十二月項羽大破邯於鉅鹿下

二敗也邯軍棘原羽軍漳南又進軍兩破之四敗也邯降羽以黥布蒲將軍夜擊坑秦降軍二十餘萬人計邯之四敗失十餘萬人併此計失三十餘萬人邯殺之也殺秦子弟三十餘萬家之父兄怨邯入骨髓而欲享雍王之封可乎愚亦甚矣項羽不稟請楚懷王擅封邯雍王羽自王之漸也就國未及一月邯迎擊漢王又兩大敗計邯六敗矣當是之時秦子弟豈肯為邯致死以失人心之雍王敵得人心之漢王而漢又有大將軍韓信任兵事宜邯之狼狽而被圍於

廢丘也孤城將終拔於漢是以塞翟皆降
田榮殺膠東王田布彭越殺濟北王田安
臧荼殺遼東王韓廣齊王田都為田榮所擊
走降漢

四月諸侯各就國五月漢王還定三秦六月此四王
不能有國田榮自立為齊王臧荼并遼為燕王彭越
附田榮田都走降漢三秦為漢有十八王而兩月之
失其七項羽之勢孤矣韓信謂羽其強易弱能備
言其罪狀人心畔之則天命去之湯武之事以德行

仁漢王之事以力假仁項羽之事一切不仁得失可
以觀矣

項羽殺韓王成

韓王成之立也張良說項梁立之韓以良為韓司徒
此周制天子之三卿也戰國時猶有此制故梁就用
良相韓除此官韓王成不能全有韓國與梁畧地得
教城秦復取之為漢留守陽翟項羽以良為漢王謀
臣而成又無功故不遣成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良
之韓漢歸韓也未知羽之誅韓王也羽此一舉心量

不弘憾一張良而殺無罪之韓王成章耶擊殺羽之
季父項梁且羽君也此不共戴天之讐而忘讐不報
王章耶以雍王義理不明私欲是恣豈帝王之所為
乎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徒以報區區之私
恩不察鄭昌之小才豈足以當得人得天之漢皆失
之矣

張良遺項羽書漢欲得閔中不敢復東

張良初勸漢王燒絕棧道示項羽無東意此伏匿其
形為漢王還定三秦之計也良至韓以韓相司徒徇

地雖忠於漢王而不嘗受漢官爵其志欲復韓社稷
無忝為三世相韓之子孫耳項羽以張良從漢之故
殺韓王成良於是無主不容不歸漢其遺項羽書曰
漢王失職欲得閔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語大同小
異此又伏匿其形為漢王取天下計也還定三秦取
天下蕭何韓信之謀直欲承當以為一事張良始者
姑為韓定三秦之謀韓亡無所歸而歸漢然後為漢
王定取天下之謀蕭何見事老成老吏也張良素富
貴者也輕視富貴無利心佳子弟也故皆卒以全韓

信亦奇士也起於貧賤貪富貴是利心重故卒以危
要之漢取天下三人傑之力居多漢二年十月張良
間行歸漢始受漢爵封成信侯從擊楚彭城

項羽弑義帝

漢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史記
項羽紀陰令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有此不同顏師
古引史記黥布傳四年陰令九江王子行擊義帝其
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與漢書項羽英布傳合是則
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史文小異

師古辨而通之是也然則北面為臣伏羲以起乃曰
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陽尊所立從而從之僻遠從而
弑之可乎韓信初拜大將數項羽罪狀謂其逐義帝
江南而已未知其弑也羽至此於是天絕之人怒之
其罪不可赦矣殺降弑君可容足於天下乎三老董
公老窮寒士傍觀竊笑舉此罪以告漢祖三軍縞素
羽猶少延數年幸哉

張耳走降漢

陳餘王

張耳代王歇王趙

耳餘初號為刎頸交而其交不終大率可發一笑兩

人為陳涉說河北而勸武臣背陳自王有道之士所
不為也項羽之自王法死者也又餘怨陳涉不以為
將軍以為校尉其嗜權貪貴不已淺乎武臣之王也
用耳為丞相餘為大將軍在劉項未王之先漢王之
王用蕭何為丞相韓信為大將軍項王則必范增龍
且也布衣之士驟得將相所謂將相和調則士豫服
章邯之圍鉅鹿餘不在城餘擁數萬衆不以全軍往
救而以五千人當秦軍畏懦無謀為自全計餘之罪
幸而圍解鬪爭不已餘棄印綬如廁耳即取之自此

交絕耳之罪餘不從入關項羽封之侯耳從入關項
羽分趙王歇之地王耳當此亦何足以深較如夷齊
者肯如此否餘何必大怒耳之罪餘假兵甲襲耳耳
敗降漢怨自此不可解矣趙王歇得趙故全壞以代
王餘餘當相歇不當分王餘之罪以善用兵之韓信
來伐佐以絕交積怨之耳乃不用廣武君李左車之
計嘗試一戰餘斬首泚水上非不幸也耳故得以王
善終幸哉戰國以來士不知學遂不知道縱橫馳說
豪俠武斷變詐反覆苟且富貴無一人循天理知天

命退縮遜讓以終天年傷哉耳餘之為交也四皓兩
生豈非天地之間氣歟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此漢王出關所
拔第一國也先是去年九月遣薛歐王吸出武關因
王陵兵迎太公呂后於沛項羽發兵陽夏距之不得
前紀書申陽降但云漢王如陝鎮撫關中父老不言
用兵殆亦如塞王翟王降之望風畏服也關中發兵
未下雖得雍地都櫟陽未肯郡之惟有故巴蜀漢中

三郡耳至此置河南郡為郡者四

韓王鄭昌降

二年十月以韓太尉韓信擊韓攻史記恐是韓信韓
王鄭昌降漢史書昌降史記書韓王昌不聽韓信擊
破之此一月而降兩王尋又虜魏王豹殷王卬凡四
王併三秦記之拔七王國皆韓信之功神兵也不私
其地就以王韓太尉信此淮陰侯所謂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也

歸都櫟陽

一年十一月歸都櫟陽按秦孝公元年城櫟陽注徙
都之今之萬年縣是也十二年作咸陽冀闕徙都之
項羽封司馬欣塞為王都櫟陽以欣降故櫟陽城完
咸陽則項羽焚之矣此其所以都櫟歟出關一月之
間拔兩國即歸櫟陽為章邯未下也

諸將畧地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二年十一月也使諸將畧地隴西為一甸以萬人若
一郡降者封萬戶為一甸蓋二事也史記帝紀無上
一甸不獨關中隴西關外河南亦然也春正月諸將

畧北地虜雍王章周此章邯以弟守北地郡而周已
拔邯猶未也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今同州朝
邑關中之西魏王豹降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
郡與舊有郡五而河東未置郡東萊大事記書此郡
時本有六月廢丘降章邯自殺置隴西河上渭南北
地上郡班史書此五郡史記多北地罷與舊有郡凡
十一彭城敗之後秋八月韓信虜魏王豹置河東大
原上黨郡與舊有郡凡十四此漢王拔國置郡次第
也

繕治河上塞 二年十一月

史記秦始皇紀北據河為塞並陰山注河西有陰山
縣至遼東蒙恬傳秦已并天下將三十萬眾北逐戎
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
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
有陰山陰山在河
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予謂塞垣即長城也晁錯傳言治
塞亦云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峇然此豈足恃恐是
扼險據守胡騎穴隙魚貫而入即易擊耳故漢書謂
匈奴穿而入也是必平險阻使垣夷然後萬騎齊進

長驅則難禦故有塞猶足助隄防之萬一雖然三代
封建則侯國各自為守而有餘後世郡縣分守為力
寡少雖有塞可恃而不足必屯重兵如蒙恬而後可
此之繕河上塞乃大河西北界匈奴處也予竊謂有
齊桓公則北伐山戎孔子有微管仲之嘆文武成康
穆宣南伐北征所向皆可不幸而幽王當之則不免
於驪山之難顧中國本根如何耳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師古曰養禽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以種植之謂園

田謂耕作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
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藟藿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
亦宜乎朱文公註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
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

中故度閑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
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然予攷之周官不見天
子諸侯之苑囿園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山虞采山
野澤虞采澤野六鄉六遂二百里內皆井田溝洫畎
澮非獵車之所可馳騫亦非小禽獸之所能踰越必
有高原而枯下澤而涸秋冬之獵可騫也春夏則草
木茂盛禽獸乳子其獵必不大甚且其所謂艾蘭以
為防以旌為左右和門有表設為射禽之場然
後馳驅禽入焉則防外之驅獸者鄉遂之萬民也夫

子之軍也必搜山挾澤禽獸始出禽獸出則驅入於
蘭艾之防內則天子殺諸侯殺大夫殺士無騎以馬
駕車馳逐而射者在車上有御有右如軍禮有射左
標達於右膈之上殺有射左標達於右髀之中殺有
射左標達於右髀之下殺則又傷面不獻踐毛不獻
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習
射於澤宮中者取之田不得禽而射中則得禽田得
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上殺而中心死速者為乾豆
乾之以獻宗廟之豆次殺遠心而死緩者為賓客之

豆中腸胃汗泡而死尤緩者以充君庖而又所取不
過三十於以習武又以尚德又以見君之不貪犬以
興軍動民如是之勞而終之以廉其必有意也已
是皆出於山原藪澤幽遠曠僻之地尋常所不採不虞
之地蕃息自然之禽獸以供人主一年而四獵人主
既獵而後百姓得獵恐非養禽獸於死以待獵也後
世常令野人捕取禽獸置之所築之苑固以待獵遂
有文王之囿之說予竊疑捕得生物置之苑中而無
以食之則必虎豹啖鹿豕大吞小強噬弱故又築垣

以園之歟如此則亦不勝其煩矣秦得志侈大苑囿
園檻毛齒蹄角之物以待田獵大於齊宣王之囿不
待言諭園池則如後世蔣果栽蔬種花蓄魚鱉之類
漢王一切弛之許民田耕亦得民心之一端也

附漢武苑囿游獵攷

予讀司馬遷見平準書所記諸官各置農官事有曰
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嘆曰是乃以人養
獸一則供人主之田獵二則供人主之玩好三則供
人主之庖厨也恐文王之囿不如此讀漢書徐樂傳

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言已有疵至詔能銷
未然之患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而陛下逐走
獸射飛鳥弘游宴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
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幄之私俳優侏儒之
笑不絕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又嘆曰此豈人臣所宜
言人主御下有道則色荒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
不妨極天下之樂可乎徐樂偕縱橫之說立論以侈
漢武之心可誅也又讀司馬相如子虛賦誇苑囿車
騎游獵之事楚有雲夢之田齊有青丘之田天子有

上林之田獵有小大之不同而侈心則一予於是又
嘆曰漢武所以喜相如此賦者猶異日見文人之賦
而悅之齊之獵不如楚之獵楚之獵不如天子上林
之獵賦所戒不足以為漢武之儆懼張大三獵適足
以啓漢武之侈淫相如雖文稍富其心術亦務為迎
合上意從叟益甚諷諫缺然人品不足齒也又讀東
方朔傳書武帝建元三年始出微行事北至池陽西
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陽與常侍武騎待詔隴西
北地良家子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採稼稻

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言於鄠杜令諸騎欲鞭擊令
令大怒呵止獵者示以乘輿物乃得去丞相御史知
指乃使右輔都尉巡徼右內史發小民供侍後乃私
置更衣十二所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
患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
籍阿城以南宜春以西提封頃畝欲除以為上林苑
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償民吾
丘壽王奏事上大悅東方朔在傍進三不可之諫其
辭甚美此不備言然武帝遂起上林苑如吾丘壽王

予於是三嘆曰取膏腴之地成荆棘之林而長養麋
鹿廣狐兔之苑大狼虎之墟壞人塚墓廢人室廬斥
而管之垣而圍之騎騁東西馳驚南北又有大溝大
渠一日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東方朔此諫如繪畫獵
場之所以然足見車騎出沒禽獸奔走之狀倉卒之
間辭理俱到武帝忽而不用何哉東方朔之言似譎
而實正司馬相如之賦若諷而實諛諛從正屏世主
之常態也古今苑囿之盛無如秦皇無如漢武漢武
猶有悔心中外多得賢才以故秦亾而漢雖耗不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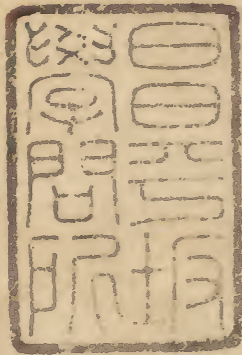
云
附羅氏致鹿與女致
或問曰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以色對禽言何也曰
禮郊特牲有之蜡之祭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
也諸侯之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注諸侯於蜡
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焉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又曰其饒伊黍其笠伊糾皆野人之服也羅氏致鹿
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亾其國
注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此以色荒禽

荒並為諸侯之戒其從來遠矣正義曰客為貢鳥獸
之使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又以鹿皮及女子致
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令使者以告戒其君不得好
田獵近女色使國亾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
亾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
耶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予謂此禮他經並
無所見雖有此禮亦亾秦漢唐宋並未嘗用切疑十
二月之社蜡以田獵鳥獸貢之王千里之外之侯恐
難卒致如承平之天子不曾用兵伐取亾國之女焉

得宮中有如是之女正義謂以鹿女示使者恐是臆
度不當有女如是之多以答諸侯也然以田獵女色
亾國則比比皆然因田獵以選車徒則有車攻吉日
之詩以美宣王還之詩盧令令之詩則刺二君矣周
南台南之二風述妃夫人之德變風則無非女色取
亂亾者矣故每以女色對田獵也師田之礼唐人尚
行之宋興以來前九廟未嘗有苑囿田獵之舉惟徽
廟花石綱艮嶽有苑囿之失效漢武微行亦未嘗御
鞍馬伐狐兔不過郤七李師狹邪之游遂至此狩不

返嗚呼羅氏之戒有以哉自過江後馮少無車代以
輜南人不識田獵淮襄軍間打圍惟北方特盛南渡
六朝高孝並無苑囿田獵之好光廟不久寧廟恭儉
而權移大臣理廟未嘗跨馬度廟多病早世僻處一
隅國勢小弱豈有秦漢苑囿田獵萬分之一國祚所
以終者天數也秦檜誤其始賈似道敗其終非有田
獵女色之禍也予嘗謂夏商周前三代也漢唐宋後
三代也漢七制唐三宗當以宋太祖仁宗孝宗為宋
三宗其漢唐十賢主表而出之惜乎宋史未有修者

後之君子或將有取於斯



古今攷卷之十終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新皇御宇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